

61

# 《西游记》

萧相恺 著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俊

张国星

林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勤

中国文学小丛书 01

# 《西游记》

萧相恺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游记》/萧相恺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2016-9

I. 西… II. 萧… III. 古典小说; 长篇小说; 章回小说—文学评论 中国—明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773 号

## 《西 游 记》

萧相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2 千字 印张: 3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杨爱群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王 颖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王 颖

版式设计: 马寄萍

---

ISBN 7-5313-2016-9/I·1754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 (全 190 册): 600.00 元

## 目 录

引 言/1

一、《西游记》的成书历史、作者及版本/3

二、《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和文化意蕴/25

三、不朽的文学形象/46

——《西游记》的人物画廊

四、寓真于幻 寓庄于谐/77

——《西游记》的总体艺术特征

五、《西游记》对后世小说的影响/92

## 引 言

在我国明代小说中,有所谓“四大奇书”,《西游记》是四大奇书中的一部。书中那色彩斑斓的神魔世界,那忽而天上,忽而人间,忽而地府,忽而龙宫,倏忽数十万里,上下千百余年的时空交递飞跃,那神魔之间腾挪变化的斗力斗法场景,那曲折动人、波澜起伏的动人情节,那深邃广袤的思想境界,无不显示出作者作为一个作家的奇特丰富想象,作为一个思想家对社会的深刻洞察穿透能力,作为一个哲人对若干哲理的深邃理解,一句话,由作者到书,都透出一个“奇”字,使得这部小说名副其实地具有作为奇书的本质特征。数百年来,《西游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进取、一往无前的勇敢执着精神和纵横驰骋、绚丽多彩的想象能力。它既是我国此前灿烂文化的深厚积淀,又是对此后我国文化的丰富开拓,值得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继承发扬。而且,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西游记》的世界之中,定会发现,那是一个无比广阔的天地,可以供你在其中任情驰骋遨

游；或忍俊不禁，哑然失笑；或提心吊胆，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忧；或感佩不已，为主人公的执着专一喝彩；或冲冠而怒；或掩面而泣，从而获得无穷的审美享受。当你真正地进入了这部小说之中，你甚至还会发现，作家当日的凭空想象，许多在今日已经变成了现实；相信不久的将来，书中所描写的另一些景象，也会变成现实，从而引发你的又一感佩：《西游记》简直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预言书！谓予不信？且随我进入此书之中。

## 一、《西游记》的成书历史、作者及版本

要深入此书，必须先对它的成书过程和它的作者有一个较为明晰的了解。否则，你将无法理解《西游记》的文化蕴含何以如此厚实，它的主题哲理何以既如此浅显明白而又如此深刻辩证。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事情，它的成书历史，几乎要从作为唐僧原型的陈玄奘赴印度取经，归来后受唐太宗之命，于大慈恩寺带领一众僧徒将其译成中文后不久起开始追述。陈玄奘“乘危远迈，策杖孤征”，而且是王命不允，私上征程，度茫茫流沙，历穷山恶水，经五十余国，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佛学专家——一个得道高僧，胜利归来，而且带回来六百五十七部佛教真经，又花去十九年时间，将它们之中的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成中文。这事件的本身，便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宗教又给这事件赋予了无比的神秘性。取经的当初，无异于今日的偷渡。归来之时却获得了无上的荣耀——受到了当时不允他出国的太宗皇帝的接见，传奇神秘之中，玄奘的头上又添加了一抹五色光环。

从玄奘归来之时起，取经历险的故事，便不断于民间传述。玄奘的徒弟，佛教的信徒们，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势力，又不免故神其人。唐太宗驾崩，李治继位，是为高宗，大权渐次旁落到武则天的手中。在李世民时代，因为道家的始祖老子也姓李，道教被尊为国教，佛教无形中受抑，到了武则天时代，也因了政治的需要，佛教开始走红。这种形势，于急欲扩大势力的佛教徒极其有利。陈玄奘正是一个极可利用的典型。我们固不可褻渎了玄奘这一位圣僧，他也许并无这种世俗的功利之心，但宗教残酷斗争的历史和那后来的许多史实，却无误地证明这是不容置疑的实际。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虽然基本上是记实之作，时至今日，仍被许多学者当作历史地理书。但事实上它又正是佛教徒们许多自神其教著作中的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玄奘的被神化，正是玄奘自己于不知不觉中开始的。稍后，便有了玄奘弟子慧立等所作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部传记，说是依据玄奘法师的口述记录整理而成，但我们只要读一读以下一些记载，便不难发现，慧立是在神化玄奘，只有着自神其教的目的，与六朝方士自神其教的指归同一：

从此已去，即贺莫延磧，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

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卷一）

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若时雨。虽遇若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遂卧沙中……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酥息，得少睡眠，即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法师惊寤进发。行可十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彻，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酥息。计此应非旧水草，固是菩萨慈悲为生……（卷一）

不仅对玄奘途次的描写，抹上了神话的色彩，即对玄奘在印度求法见闻的叙述，也是如此。比如，写玄奘至“尊者日连本生之村”，参正法藏，听其侄讲法藏“三年前病恼因缘”的叙述；关于牧牛人食一洞天中所生仙果的叙述；关于师子国、西大女国来历的叙述；关于曼殊室利菩萨托梦告以十年后戒

日王将崩，印度荒乱的叙述；关于玄奘请尼乾占相的叙述等等，莫不如是。还有那玄奘圆寂前后种种怪异现象的出现，简直便是一篇篇志怪小说。尔后唐人李冗的《独异志》所记玄奘事，便完全小说化了，若与上面所引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发展来：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多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松一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至今众谓此松为摩顶松。

（《太平广记》卷九十二“异僧”六）

同样内容的记载，也出现在《大唐新语》和《开天传信录》等书中。

作为哲学的佛教经义，本是十分艰深的一门

学问，一般的民众是无法理解的。而要弘扬佛法，没有民众的支持不行。唐朝的僧众，在六朝僧人倡导的基础上，结合印度讲经的某些仪式如“维那击铎椎唱”（《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创立了所谓“俗讲”——用一种讲唱结合的形式，把深奥的佛经经义，编成一个个具体通俗的故事，向民众宣讲出来，以争取信徒。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peH. Joe3849 号敦煌卷子京兆杜友晋撰《新定书仪》及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背面的文字、日本和尚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记》以及《庐山远公话》等文献之中记载了这种俗讲的仪式（详参拙著《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史论》第六页），赵璘的《因话录》、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则留下了当日文淑和尚开讲时那种“听者填咽寺舍”盛况的记叙。在唐代还有一种与和尚的俗讲有很深渊源的“转变”和一种从“百戏”中衍生出来的“市人小说”，说唱、讲述着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故事，像《王昭君变文》、《庐山远公话》等。我们虽然迄今仍未见过类似写慧远和尚的《庐山远公话》那样的记玄奘事的“市人小说”或陈玄奘变文。但也不能肯定，那样的以玄奘取经为题材的“市人小说”或变文就从未在唐代出现过。到了宋代，则真真正正地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或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那样的“说经”类市人小说。

宋代出现的叙玄奘取经事的“市人小说”，可以说是后来《西游记》的最早蓝本。今存的这一小说

凡十七段,有两种版本:一种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缺第一章,中卷缺第七章结尾和第八章前半,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字样,这个本子,最迟也当出于元人之手;一种题《雕大唐法师取经记》,也是三卷,卷一缺一、二、三章,卷三全缺。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个十分简略的“说话”提纲,说的是唐僧取经,途经一国,遇到了一个白衣秀士,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来助法师取经。靠着这猴行者的广大神通,他们进入了大梵天王宫。法师为天王等讲《法华经》,深得天王等的称赞。赐给他们隐形貌、金环锡杖、钵盂三宝。尔后经过香山寺,入蛇子国,有蛇无数,但不伤人。又经狮子林和树人国,见狮子、麒麟都口衔鲜花前来供养。与树人国的妖人斗法,大获全胜。又经大蛇岭,见大蛇如龙,也不伤人。于白虎坳灭白虎精。到九龙池,降九条馘头龙,抽下龙背脊筋给法师系腰。过鬼子母国,见该国都是“三岁孩儿”,闻法师西行取经,皆送粮米盘缠。又经过一个女人国,国王欲留一众僧人,又要法师做国王,法师不依,国王赠珠赠马而别。来到王母池,三藏令猴行者往偷仙桃,但桃形好像小儿,三藏不敢吃,被行者吃了。又经过沉香国、波罗国、优钵罗国,终于抵达竺国,取得真经五千四十八卷。回程中,定光佛授《多心经》,到河中府,有王长者妻,百计残害前妻之子痴那,将其推落江

中，为一大鱼吞食。法师取鱼剖之，救出这个孩子，鱼则带回东土，造成木鱼。回到长安，皇帝亲迎。到七月十五日，天降莲舫，唐僧师徒乘莲舫仙去。

因为只是个说话提纲，当然看不出有多高的艺术水平。其中写得较有趣的是“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里写猴行者与树人国一家家主斗法一段及“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里写猴行者与白虎精斗法一段：

猴行者一去数里借问，见有一人家，鱼舟系树，门挂蓑衣。然小行者被他作法，变作一个驴儿，吊在厅前。驴儿见猴行者来，非常叫唤。猴行者便问主人：“我小行者买菜从何去也？”主人曰：“今早有小行者到此，被我变作驴儿，见在此中。”猴行者当下怒发，却将主人家新妇，年方二八，美貌过人，行动轻盈，西施难比，被猴行者作法，化此新妇作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畔（畔）。

半时，遂问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个老猕猴。”……一叫猕猴，猕猴在白虎精肚内应。遂叫虎开口，吐出一个猕猴，顿在面前，身长丈二，两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内更有一个！”再令开

口，又吐出一个，顿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猕猴，今日吐至来日……今生吐至来生也不尽。”……被猴行者化一团大石，在肚内渐渐会大，教虎精吐出，开口吐之不得，只见肚皮裂破，七孔流血。

尽管《取经诗话》的文学性不高，但它的出现，却是陈玄奘赴印度取经故事的一个大总结，也是这一故事创作的一个大飞跃。

在这部书中，至少有以下故事，可以从以前的关于玄奘取经文献中寻找到它的源头。比如，此书第八章写唐僧遇“深沙”，便明显源出我在前面曾经引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关于玄奘过“沙河”等两段记载。而《诗话》中的“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中的“过狮子林”和“经过女人国第十”则又明显出诸《大唐西域记》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中有关“宝渚传说”中“师子国”、“西女国”由来传说的记载。《取经诗话》“入九龙池处第七”又明显源于《大唐西域记》中有关“大雪山龙池”传说的叙述。除了上述几段之外，《大唐西域记》中“在昔如来行经此处，时有猕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遍大众，猕猴喜跃，堕坑而死，乘兹福力，得生人中，成阿罗汉”等语，则似引发了猴行者作为唐僧的护法的联想。而且，《大唐西域记》卷六那种“太子逾城处”、“太子坐树阴

处”、“释种诛死处”、“太子解衣剃发处”的标题的语句形式,也很显然影响到了《取经诗话》中“经过女人国处第十”之类标题的语式。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还广泛地吸取了有关陈玄奘赴印度取经的民间传说。而今还在流传的民间故事,我们自不能判定其中有多少成分出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但保存在安西榆林窟里的三幅西夏时代的壁画《唐三藏取经图》,却很能说明问题。壁画所画的取经人物有唐僧和一猴行者。猴行者猴头猴脸毛手,身穿短衣,脚着乌靴,马儿背上驼着包袱,唐僧行于马前,猴行者则跟在马后。这猴行者俨然便是唐僧取经途中的护法。在福建泉州,有一座宋人改建的石塔,据王寒枫《泉州东西塔》一文介绍,西塔上的一幅浮雕,也有唐僧与猴行者的形象。南宋末诗人刘克庄的《释老六言十首》中,第四首就有“取经烦猴行者,吟诗输鹤阿师”一联。在这些壁画、浮雕、诗歌当中,显然是凝聚了若干的民间传说的。

从作品的文化累积而言,《取经诗话》承继的,实际决不只是前此的有关玄奘赴印度取经故事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别的暂且不说,单是那个猴行者,便是前此许许多多猴魔故事的大融汇。有人考证,猴行者的形象来源于佛教的典籍如《六度集经》、《杂宝藏经》中曾经叙述过的《罗摩衍那》故事里闹魔宫的哈努曼等,这个观点的可靠性自然不能完全排除,但它的成立至少有个迄今尚无

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无法证明,印度的那只猴子哈努曼在《取经诗话》诞生之前,已经传入中国,且确实为造作《取经诗话》的“市人”所知。而且,哈努曼的最大特色是闹天宫,这个哈努曼与后来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也许还有几分相像,与《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相去却甚远。实际上,猴行者的原型根本不必从印度去寻找,在我国古代,有关猴魔故事十分多,据不完全统计,单《太平广记》一书中收集的猴魔故事,便有二十个之多。如果我们拿《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与前此的许多猴魔故事作点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细节的密合处,说明它们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尤可注意的是王子年《拾遗记·周群》中周群所见的白猿、唐人张读《宣室志》中会稽富民杨叟所见的化作胡僧的猿猴以及唐无名氏所作《补江总白猿传》里的那只盗人美妻的白猿——白申公。《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自称是“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它幻化作一“白衣秀士”,“曾三度见黄河清”,颇好为诗;《拾遗记》“周群”条中的白猿化作一老翁,自言“犹忆轩辕之时,识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数。至颡顼时,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尤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险,未得其门。尔来世代,不可复记……”;《宣室志》中的猿猴化作一胡僧,好为诗,善戏谑,且会念《金刚经》;《白猿传》中的白猿能出妇于密室之中,而门扃如故,它遍体皆如

铁，虽百大操兵不能制，又化作美丈夫，称白申公，还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从形态到年岁到做和尚到身具神通，都是那么的相象！（详参拙著《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史论·为有源头活水来》）

另外，《取经诗话》中“入大梵天王宫第三”里的毗沙门天王，则出于《毗沙门仪轨》和《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就是那“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里所写猴行者偷西王母桃之事，也是颇有来历的，它见之于《博物志》卷三：

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鹤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唯帝与母对坐，其从者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

《汉武故事》及《敦煌变文集·前汉刘家太子传》中也记载着同类的故事。而《取经诗话》里的“到陝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则很受了《敦煌变文集·舜子变》的影响。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对后世描写唐僧取经故事的小说戏曲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取经故事发